



怀念喝跟斗酒的日子

■ 天籟

其实,我不是个特别嗜酒的人。从时间上来说,工作 20 多年,喝白酒的历史,不过短短的 5 年;从酒量上来看,每次喝酒不过一杯,多则二两。但喝酒的记忆,却异常深刻。

2016 年 7 月,孤身到厦门学习。刚下飞机,碰到个老熟人,原来在学校时的领导。等接机的时候,有人拍了我一下,认识了他们一行人,都是教育系统的,也是来短期培训的。一别十几年,居然他乡遇故知,毫不犹豫加入他们的“团伙”。到了厦门,海鲜是少不了的。我本来是不喝酒的,老校长是个好酒之人,也懂品酒,说遇都遇到了,酒还是要喝点的,啤酒就算了,要痛风,就少喝点白酒吧。就这样,第一次端起酒杯。每天晚上,不同的海鲜,固定的白酒,一杯二两五的金门高粱酒下肚,晕乎乎,物我两忘,十几天时间一晃而过。5 年了,阳光,沙滩,梦中的鼓浪屿,外婆的澎湖湾,踉跄的脚步和那种人生不受把控的感觉,都还记忆犹新,时常幻化成回忆的 AB 面,爱恨交织。

后来有人劝酒,先讲这个故事,再说自己不会喝酒,别人都不相信:不可能,58 度的金门高粱酒,起点就那么高,再差都有半斤量!说是第一次沾白酒,还是有点夸张。两岁的时候,物质生活极度匮乏。逢年过节,父母偶尔喝酒。看我好奇的眼神,爸爸用筷头沾点酒让我尝,辣得哇哇直叫,留下深深的味蕾记忆,从此“耿耿于怀”,一直不太感冒。

不喝酒,却落得个耿直的好名声,实属意外。2010 年,新进一家公司,做了两个反响不错的方案。当年业绩大好,老板心情高兴,团年时五粮液管够。逐桌敬过后,老板特意走到我面前,要单独敬我一杯,就那种两钱左右的小杯子。我本来就没喝酒,加之饭后要开车回家,更不可能喝。在一片艳羡的目光中,我自岿然不动,半开玩笑说,哥呢,要么您派车送我,要么您干我随意。众皆失色,老板略顿,随即拍了我两下,一口干了,笑着说,你娃儿呀,真的没得救了。

从此,耿直的名声传开了。凡有酒局,一上桌子,只要有老板在,他总会说,我们这兄弟就算了,他喝不得。任他们酒过几巡,我就一瓶啤酒,笑称“一直喝”。

正如《亮剑》里魏和尚说的,团长拿俺当兄弟,俺这条命就是团长的。老板兄弟视我,我第一次醉酒,也是至今唯一一次醉酒,还是老板一手导演的。

跟了两年,都在异乡漂泊,老板看我不安心,帮我联系回故乡。老家来人考察,老板盛情款待,上桌子就说,一边是娘家人,一边是婆家人,我以后也管不到你了,你自己看着办。稀里糊涂的,醉得不醒人事。酒量不行,人很耿直,名声和人一起,回到故乡。

从大地方到小地方,毕竟属于降维打击,工资不高,地位却不高。加上月是故乡明,亲情友情血浓于水,一别二十年,同学朋友根深蒂固,喝酒成了最好的润滑剂,圈子越扯越大。今天你接风,打卡个网红店,喝的本地特产酒;明天他儿子读大学,安排吃海底捞,喝的是 1573;等到张三搬新家,自己动手整两桌家宴,说是找到两瓶 20 年的老酒,一定要分享;后来李四出去旅游,带了点贵州当地酒回来,约大家尝尝……我还是坚持“白酒一杯”,酒喝得不多,总得摆上吧。你来我往中,没点拿得出手的东西,都不敢随便约个饭了。

当年师范毕业,不甘于一眼望到头的乡村老师生涯,毅然抛弃铁饭碗,到省城闯荡。几个兄弟伙,天南海北的,住在一起,有的靠家教为生,有的四处跑业务,我在报社打零工,白天各不见人,晚上倦鸟归巢。青春年少理想,人在他乡的苦闷,望尽天涯的心事,归去来兮的困惑,在麻辣烫的小摊前,在半杯啤酒的泡沫中,在廉价白酒的灼痛下,肆意挥洒。两年后,我们各奔东西,那种喝点跟斗酒、打点小麻将、看点 Y 录像的幸福日子,一去不复返。

酒越喝越好,朋友越来越少;生活,越来越没有味道。

一杯苦艾酒和一轮落日有什么区别?

■ 快讯君

一杯苦艾酒和一轮落日有什么区别?
——奥斯卡·沃尔德

1. 2019 年春节,我住在离巴黎五十公里的蓬图瓦,那是属于毕沙罗的小城。沿着穿城而去的卢瓦兹河逆行,岸边不时会出现一个石质画碑,皆为大师风景的复制品,告诉人们这里是印象派万世之旅的始足处。

四公里后,就到了更为著名的奥赛,梵高离开巴黎去往普罗旺斯之前曾在此短居,于是就理所当然的有了一座小小的梵高艺术馆。可惜适逢冬休,徘徊良久不能得门而入,只在明哥帮助下细读了门墙的招贴。

占据招贴主题位置的并非那些熟悉的名作,而是一幅创作于 1887 年的《苦艾酒杯与水瓶》,与梵高居留此地的时间相吻合。

一年多前他从荷兰来到巴黎,孤僻羞涩,时常躲在印象派沙龙的角落里不知所措,而彼时的毕沙罗已经是这群天才当中的领袖。

许多年后当梵高死讯传来,毕沙罗万分遗憾地说:“我早就知道这个人要么会超越我们所有人,要么会发疯,但我不知道他会把两件事情都做到。”

其实他应该知道,当他——又或许是高更——把第一杯苦艾酒递到这个沉默者手中那一刻,就应该知道。

吞颜料、喝汽油、割耳朵……直至把枪口对准自己胸膛,很多人相信,是苦艾酒成就了作为艺术天才的梵高,也是苦艾酒杀死了作为精神病人的文森特——因为普罗旺斯人从这个怪人口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请给我一杯苦艾酒。

离开巴黎许久,我无意间读到一本旅行手册,原来沿艺术馆门前那条陡窄的石子路走到尽头,再拐两道弯,就是世界上第一座苦艾酒博物馆。

它成了我将第四次去往巴黎的理由。

2. 阿 Lam 流浪到成都,在我窄巷子的阳台酒吧做了二十三天调酒师。

那个暮春的下午照例阴沉,院子空空落落,我趴在海明威小说集上昏昏欲睡。

他轻轻推过一杯鸡尾酒,蛇毒般的绿色在灰蒙蒙的世界里闪烁着奇异的光芒,像极了奇幻电影中通往异界的出口,让人望之心惊。

“它叫什么?”我举杯轻啜,一种令人颤栗的极致冰甜流过舌尖,顷刻间却在味蕾的荒



原上燃起熊熊炙苦,我从未把一口酒吞咽得如此仓皇。

他指指我肘下的书:“特地为你调的,觉得怎样?”

《死在午后》——我笑了笑,说“有点感觉,但没到那么极致,你发明的?”

他摇头又点头,悻悻地说:“没有苦艾酒,用你放在仓库里的半瓶竹叶青代替,只能借一点苦味与颜色……真正的死亡午后鸡尾酒据说是海明威自己发明的。”

海明威,不会也是喝了苦艾酒才把双筒猎枪对准自己脑袋的吧?

难说。

波德莱尔在他伟大的《恶之花》中以“毒药”命名苦艾酒的篇章:“……它知道如何用奇迹般的奢华,装饰最肮脏的小屋……流出的毒药,绿色的眼睛,使我无悔的灵魂陷入遗忘。”

海峡彼岸的王尔德则这样描述享受这死亡之吻的过程:“第一杯之后,世间万物呈现出它应有的样子;到了第二杯,一切开始被你的幻觉取代;喝完最后一口,你将发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真相。”随后断言“不会有任何事情比这更加残酷。”

在王尔德那部唯美主义悲剧经典《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画家贝尔泽在创作那幅令主人公和他自己都万劫不复的肖像时,手中除了笔和颜料,还有一杯苦艾酒。

3. 弥留之际,魏尔伦还记得他第一次在凌乱破旧的咖啡馆里见到兰波的那个晚上。

这个不到 17 岁却已在巴黎臭名昭著的“肮脏男孩”正疯狂的不断从一张桌子跳到另

一张桌子,他一边大声朗诵着自己刚刚写下的诗句,一边将诗稿撕得粉碎。终于兰波命里注定地跳上魏尔伦的桌子,并猛地从他手中抢过苦艾酒杯一饮而尽,尚未及开口就一脚踩翻桌子倒在了他的怀中……

“我永恒的灵魂,注视着你的心,纵然黑夜孤寂,白昼如焚……”兰波盯着这个神色窘迫的家伙,双眼迷离,喃喃念出最后一句。那片深不见底的湛蓝,是魏尔伦的沦陷,也是魏尔伦的成全。随后几年相爱相杀的故事惊世骇俗,兰波如流星划过诗坛,神魂俱伤的魏尔伦将刻骨彻心的痛苦幻化为瑰丽绚烂的诗句,最终被人们送上了诗人之王的宝座。

五年前,朋友带来兰波客死异乡的消息,他沉默片刻,却摇晃起手中的苦艾酒杯,对朋友说“苦艾酒是我在这个世界上世界堕落的唯一原因。”

然而此刻,病重的魏尔伦床榻底下依旧丢满空了的苦艾酒瓶,还有一瓶没喝完的藏掖在枕头下面。从最后时光的诗作来看,他面对死亡远比面对生活更加从容,也许是为即将离开这堕落的、被诅咒的世界感到欣慰,也许是在憧憬将于另一个世界再次拥抱那一片湛蓝:“对他的记忆就像太阳照耀着我,永不熄灭。”

七十年后,曾有心理学家、病理学家合作,通过对几位象征主义代表诗人作品的研究分析得出结论:许多伟大意象的捕获与表达,源于他们摄入了某种含有类似大麻酚的物质,从而产生了致幻效应——同类研究还认为梵高的星空也是典型案例——而诗人和艺术家们酷爱的苦艾酒,其成分则柏酮(又称“苦艾脑”)就有着与它非常接近的作用。

也是七十年后,鲍勃迪伦在歌中唱到:“世界如此残破,犹如魏尔伦与兰波。”

科学家的努力时常煞历史的风景,艺术家往往更能接近真相。

4. 从印象派之父马奈,到印象派代表德加,再到后

印象派传奇梵高与高更,直至立体主义巨星毕加索……很难说清楚,为什么现代艺术大师们集体对“喝苦艾酒的人”会抱有如同古典主义大师对希腊神话和圣经故事所抱有的那种使命般的热忱。

唯一的解释是,他们从那些人身上看见了自己,所以不妨说,一部现代绘画史就是一部苦艾酒史。

十九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世纪初是现代艺术的黄金时代,也是苦艾酒产业的黄金时代,1900 年法国的苦艾酒年产已然达到 36 万千升的规模。

应该说是艺术家们共同授予了苦艾酒另一个极具煽动性的名字:绿色缪斯。仿佛它是奉神之名,以永恒浇灌艺术家灵肉的圣水。然而大多时候,俗世凡间并不能承受得起这份超越生命的沉重。

1907 年,一个瑞士农夫因为喝了过量的苦艾酒,在极度疯狂中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儿女。惨案轰动欧洲,由此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针对苦艾酒产业的禁止运动,一直蔓延到北美。随着 1915 年苦艾酒和艺术的双重“核心产区”法国正式颁布禁令,这一产业迅速走向它长达百年的寂灭。

二十世纪末开始,禁令在各国被陆续解除,为防止人们重蹈覆辙,欧盟生产标准将侧柏酮含量严格控制在 25 毫升/千克以内。然而极其讽刺的是,有人将一百年前留存下来的多种苦艾酒拿来检测,发现其中侧柏酮的每千克平均含量居然还不到 10 毫升!苦艾酒的致幻作用在 1999 年被科学界彻底否认。

2007 年,因为“太爱苦艾酒”,摇滚巨星玛丽莲·曼森推出一款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产品,然后又因为“对我来说它太浓了”而宣布拒绝饮用。

缪斯的诡奇妖娆也好,撒旦的戮毒暴殄也罢,其实从来与侧柏酮无关,也与苦艾酒无关。



勃艮第葡萄产区有数十个特级葡萄园

勃艮第(Burgundy)葡萄产区有数十个特级葡萄园,这里酿制的葡萄酒全球闻名,但由于气候持续变暖,勃艮第葡萄种植品种可能会改变,实际上博若莱、马贡等产区已开始尝试种植西拉。

你是否想象过一杯勃艮第西拉(Syrah),或是用西拉与佳美(Gamay)混酿的博若莱特级园(Beaujolais Cru)葡萄酒?鉴于全球变暖的趋势,这些假想可能在将来变为现实。

由于年平均气温不断升高,马贡(Macon)和博若莱(Beaujolais)产区的一些生产商已经开始秘密尝试种植西拉。虽然勃艮第葡萄协会(Bourgogne Wine Board,简称 BIBV)声称目前勃艮第葡萄品种的发展方向是引进来自香槟(Champagne)产区的新型抗病杂交品种,但的确有不少生产商成功种植了西拉,并很可能凭借这一晚熟品种掀起一波新的风潮。

“我们并不打算尝试种植西拉,但从技术层面来说,在博若莱种植西拉是个很好的选择”,博若莱名庄亨利·费西(Henry Fessy)执行官劳伦·舍瓦利耶(Laurent Chevalier)说道,“西拉能够为佳美酿造的顶级酒款增添复杂性。”在接受哈珀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采访时,来自勃艮第农业公署(Burgundian Chamber of Agriculture)的葡萄酒专家纪尧姆·莫尔万(Guillaume Morvan)透露了他对于实施西拉种植试验的支持。莫尔万认为,当前勃艮第官方对于气候变暖所出台的应对措施并不足以在将来保持产区葡萄酒的品质,“在勃艮第种植西拉会是一项革命性举措,但这是个政治敏感的话题。”

勃艮第葡萄酒局(BIVB)预测,受春季霜冻及冰雹等连续自然灾害影响,今年勃艮第葡萄酒预计减产四分之一。

霜冻和冰雹几乎是勃艮第的常客,2016 年也不例外。今年 4 月 27 日,勃艮第遭受到了 30 年以来最严重的霜冻,造成大量刚发芽的葡萄芽死亡,导致葡萄产量下降。

在马贡(Maconnais)产区南部,第一批葡萄已经在 9 月 10 日开始采收,这些葡萄将用于酿造勃艮第起泡酒(Cremant de Bourgogne),而用于酿造静止酒的葡萄最早将于本周开始采收。由于气候的影响,葡萄的采收时间将会延长。酒庄可能需要进行多次采收,以保证所有的葡萄都充分成熟。

梁实秋:懂吃爱酒的文学家

■ 小易

梁实秋是中国现当代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一生给中国文坛留下了两千多万字的著作,创作以散文小品著称,风格朴实隽永,有幽默感,以《雅舍小品》为代表作。

梁实秋是民国时期的文豪,他生在北平,曾赴美留学,但骨子里却透露着中国人的传统气质。他不仅是文学大咖,更是十足的吃货,他热衷于美食,酷爱美酒,喜交文人益友,家中常常宾朋满座。

文学家很多,但是像梁实秋这样的文学家并不多。冰心曾这样说:“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实秋像一朵花。”梁实秋是一位有才、情、趣的文学家,也是一位美食家,更是一位爱酒的行家。

梁实秋写过一篇散文叫作《饮酒》,开篇直抒胸臆,毫不含蓄地直呼:“酒实在是妙。几杯落肚之后就会觉得飘飘然、醺醺然。”如此直白的表述,足见其爱酒。

在他的散文中,他提到第一次醉酒是在六岁的时候。“侍先君饭馔於致美斋楼上雅座,窗外有一棵不知名的大叶树,随时簌簌作响。连喝几盅之后,微有醉意,先君禁我再喝,我一声不响站立在椅子上舀了一匙高汤,没在他的一件两截衫上。随后我就倒在旁边的小木园上呼呼大睡,回家之后才醒。”童年时的第一次醉酒,仗着醉意要起酒疯,关于酒的记忆久久地留存在他的记忆中,颇为珍贵。



据说因为他的父母都喜欢酒,所以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一直都有喝酒的机会。但是酒香君要提醒诸位,未成年不得饮酒,梁实秋可是反面教材哦~

关于喝酒,梁实秋有两句比较出圈的金

句,一句他写在《菜根谭》中“花看半开,酒饮微醺”;另一句则是:“善饮酒的人是得酒趣,而不缺酒德。”

虽然他是个爱酒之人,但是他却坚信:“不为酒困,便是高手。”他并不提倡酗酒无度。他在青岛大学任教期间,常常聚众豪饮,猜拳行令,及时行乐。“於是呼朋聚饮,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宴,豁拳行令,三十斤花雕一坛,一夕而罄。七名酒徒加上一位女史,正好八仙之数,乃自命为酒中八仙。并且”狂言“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以至于经年之后回想起当年的酗酒,他直叹算不上是勇,就是一种狂妄。再到晚年,他开始钟爱酒到微醺,看起来对于饮酒,他逐渐趋于理性,从沉迷慢慢变成了欣赏。

梁实秋还十分看不惯恶臭的“酒桌文化”。他认为:“最令人难堪的是强人饮酒,或单挑,或围剿,或投下井之石,千方百计要把别人灌醉,有人诉诸武力,捏着人家的鼻子灌酒!”

善饮的人能得酒中趣味,而不是饮酒之后散了德行。爱酒无可厚非,可是若借着爱酒之名,行一些缺德之事,那就让人耻于与其为伍了。

梁实秋认为:“文明多一点的民族,对于酒便能比较的有节制些。我们中国人吃酒之雍容悠闲的态度,是几千年陶炼出来的结果。”中国酒文化本是绚烂多彩的,历经几千年的传承,我们要学会珍视,学会发扬。

江山专栏

Jiangshan column

《与梅对饮》《五十年》,牵头编写《印象嘉陵》一书。

席,在各级各类媒体发表各类文章多篇,出版有诗集

市网络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南充市嘉陵区作家协会主

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网络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南充

江山,本名蒋川龙,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四川

行行出状元

人活在世上 总在不停地追寻 七十二行 哪行是你的位置

虽不情愿 你确已成行 行走路上 已然渐进

或许自己选择 或许身不由己 哪行都不易 哪行都可行

用心干一行 或可成大器 行行都精彩 行行出状元

——两江文脉 红色巴蜀 渝北七十二行雕塑馆采风有感

已蜀七十二行雕塑馆

主展已蜀七十二行雕塑馆

跃州 / 摄影